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第二十七回 湖上風光足娛片晌 官場交際略見一斑

卻說王濟川聽了先生的話分外著急，無奈把自己入會黨的事，進內告訴母親，又把想要東洋去避禍的話亦說了。他母親罵了他一頓，說道：「我只你這個兒子，如今不知死活，鬧了事，又要到東洋去，忍心掉下我嗎？」說到這裡，嗚咽起來，弄得濟川沒了主意。半晌，又聽他母親說道：「東洋是去不得的，你姨母住在嵯縣，來去不算過遠，你到那裡去住幾個月，等事情冷一冷，沒人提起，我再帶信給你回來便了。」濟川不好違拗，答應了。又說起山東信來。他母親道：「你叔父信來叫你，雖然是好，只我聽見人家說，山東路不好走，你沒出過門的人，我不放心你去，還是轉薦你先生去罷。」濟川聽了，就去告訴了先生。瞿先生自然大喜過望，就替濟川起了稿子，叫他騰好了，挾在身邊，把銀票也取了銀子，自去置辦書器，帶往山東不提。且說濟川第一次出門，本有些怯生生的，幸他母親請了自己錢鋪裡的伙計張先生送他前去，覺著不怕了。臨行，他母親又是垂淚，濟川也覺難過。他母親又交代他許多話，無非是掛念他姨母的套文，不須細表。濟川同了張先生，帶了書童，當晚上上了小火輪，次日船頂萬安橋歇下。張先生道：「這杭州是出名的好山水，世兄何不在此玩兩天呢？」濟川道：「好。」兩人上岸，叫挑夫挑行李進城，講明瞭一百二十錢一擔。這張先生非常奮刻。卻有一般好處，替人家省錢，就同自己省錢一樣。當下不但挑錢講的便宜，還要把些零碎對象自己提了，向那輕的擔子上加。挑夫急了，弄得直跳，口口聲聲的苦惱子。濟川看此情形，又動了側隱念頭，添了一個擔子才罷。張先生恨恨的叫聲：「世兄！你沒有出過門，到處吃虧，又上了你們的當了！那挑夫脾氣是犯賤的，不加上他點斤兩，他也不覺得你的好處，倒要敲起竹槓來。」濟川笑道：「這些苦人兒，寬他們些有限的，大處節省，聽你罷。」進了城，找著客店，每人一百二十文一天，飯吃他的，好菜自備。當日匆匆將對象行李安放停當，天光已黑，胡亂吃了些晚飯，打開鋪來睡覺。濟川才躺下去，頸脖子上就起了幾個大疙瘩，癢得難熬，一夜到亮，沒有好生睡。

那張先生卻是呼呼大睡，叫也叫不醒。次日飯開上來，一碗鹽菜湯，就是白開水沖的，一碟韮菜，咸得不能入口，濟川只得停著不食。那張先生盡讓他吃，他說：「我不餓。你先請罷。」

張先生就不客氣提起筷來，呼拉呼拉幾口就吃了一碗。直添到三碗才肯放手。濟川看他如此，自己無奈，只得叫書童找店裡伙計，端了兩碗麵來，主僕才飽餐一頓。飯後無事，合張先生商量的，加了廚房四角洋錢一天，另備幾樣精緻的小菜，又把牀鋪換了，然後議到出遊。

次日，張先生同他到藩司前看池子裡的癩頭電，濟川莫名其妙。那張先生大破慳囊，身邊摸出六文錢，買了一個山東饅頭，分了兩半個投入池裡。果然綠萍開處，一個癩頭電浮出水面上來，那重身足有小圓桌面一般大小，將兩半個饅頭吞了去。

濟川看了，也沒甚意思。張先生又領他到城隍山上，去看那錢塘江的江景。找到一斗茶館坐下。茶博士問吃什麼茶？張先生叫了一碗本山，又叫他做兩個酥油餅起馬。卻好這時正是八月裡，那錢塘江的湖水是有名的，濟川正與張先生閒談，忽見大眾憑欄觀望。張先生道：「潮來了！」濟川也起身，來靠著欄杆。看時，果然遠遠的銀絲一線飛漾而來，看看近了，便如雪山湧起，比江水高了幾倍，猶如砌成的一層白玉階沿，底下有多少小船，捺檣直往上駛。濟川叫聲：「暖啣！」張先生問什麼事？濟川道：「眼見那船就要翻了！」話未說完，那些船一隻一隻的浮在潮水面上，濟川著實詫異。張先生道：「這是他們弄慣的，世兄讀書人，難道還不知？」濟川想道：「記得小時聽見先生講過，什麼嫁與弄潮兒，莫非就是這些人了。」正在觀望，不提防茶博士走來，將酥油餅在桌上一擱道：「餅來了。」

濟川嚇了一跳。張先生讓他吃餅，道：「這也是杭州的名件，世兄須得嚐嚐。」濟川分了小半個吃著，覺得有些生油味兒，不甚合意，放下不吃，兩人坐了多時，看看天晚，想要回寓，就叫堂倌算帳。一算起來，整整三百文制錢。張先生拿幾個銅錢在桌上一擺道：「兩人一百六，三十二加十錢小帳，二百零兩個錢。」堂倌道：「那酥油餅是一百二十錢一個。」張先生合他爭道：「我吃油餅也吃過千千萬萬，沒有吃過一百二十錢的起馬酥油餅。」堂倌道：「客人不知，現在於面漲價了。」

二人爭了半天，始終付了他一百錢一個餅，才得出去。那堂倌咕嚕道：「千千萬萬的酥油餅，夠他一世吃哩，沒有見過這樣奮刻人，也來吃酥油餅。」張先生只作沒聽見，走出店門，覓路下山回去。

次日，張先生又領濟川去游西湖。早起飽餐一頓，踱出湧金門，望西湖一面走來。那時天氣尚早，遊客寥寥。二人走到湖邊，僱了一隻瓜皮艇，隨意蕩槳，遇著好景致，便登岸流連，或遠遠瞻眺。果然天下第一名勝，況是八月天氣，有些柳樹搖風，桂香飄月的意思。到得靠晚，只見天上一片晴霞，映著湖水青一塊、紫一塊，天然畫景，就是描寫亦描寫不出。而且孤山遠平，雷峰突兀，一時亦瀏覽不盡。但可惜那上、中、下三天竺，被和尚占去了。兩人正在看得有趣，濟川想道：「那和尚不耕不織，坐食人間，偏享恁般清福，真是世上第一件不平之事。」一邊游，一邊想，看見天色已漸漸的黑下來，方才回船攏岸。依著張先生的意思，要想回寓吃飯，濟川道：「肚子餓久了，前面藕香居擺著好些中碗，我們去嚐嚐。」

張先生道：「藕香居是吃得的嗎？」濟川道：「除非他菜裡頭有毒藥，便吃不得。」張先生道：「世兄！不是這般說，他那菜又不好吃，價錢又貴。」濟川道：「嚐嚐看，要好貴也無妨。」張被他纏得沒法，只得同他到了藕香居。這是西湖上有名的茶館，兼賣酒菜。張先生替濟川要了一樣醋溜魚，一樣攤黃菜，一樣炒蝦仁，半斤花雕，兩人吃酒賞玩。濟川見關于外面環著池塘，密密的全是的荷葉，只可惜荷花沒有了，那五六月間不知怎樣好看哩？雖然秋天，還是有些餘下的清香，一陣陣被風吹來，著實有點意思。須臾酒飯已罷，仍回寓處。

次日，商量起身，搭船過江，一路走去，那紹興的山水，更是雄奇。到紹興住下。

次日，又去探過禹穴，見了嶠嶼碑，一字不識。那山陰道上，應接不暇的說法，雖然不錯，卻總沒有西湖那般清幽可喜。

兩人訪明瞭到嵯縣的路，一直進發。到得嵯縣，原來小小一個城池，依著在上海打聽的路兒走去，只見幾家紳戶，也有掛著「進士第」匾額的，也有掛著「大夫第」匾額的，末了一家更是不同，大門外貼了一張朱箋紙，上寫著「奉憲委辦秦晉賑捐一切虛銜封典貢監翎枝分局」，又掛了兩面虎頭牌，上寫著「賑捐重地，閒人莫入」，四扇大門裡面，又掛著四頂紅黑帽，兩條軍棍，兩根皮鞭。濟川見這裡氣概不凡，倒要看他是何官職，卻見門外還掛著一塊兒紅漆黑字牌兒，上寫著「欽加四品銜候選清軍府倉公館」字樣。濟川喜道：「這正是我姨母家了。」此時行李未到，他便同張先生上去敲門。那知門是開的，門房裡抹牌的聲音響亮，見有人進來，就有一個管家，穿著黑洋綢的單衫，油鬆大辮，滿面煙氣觸鼻，問是那位，找誰的？幸而濟川記得他母親的話，曉得這姨母家是講究排場的，所以帶了一張名片放在身邊，當下正用得著，就在懷裡掏了出來，叫他上去替回。那管家走進大廳，打了一個轉身出來，擋駕道：「老爺不在家，捕廳衙門裡赴席去了，二位老爺有什麼話說，待家人替回罷。」濟川道：「老太太總在家的，你上去，回說我是上海來的外甥便了。」那管家見是老太太面上親戚，才不敢怠慢，說了聲「請花廳上坐，待家人進去回明白了再說。」濟川叫他派一個人在門口招呼行李，自己合張先生隨他走進廳上。原來小小三間廳中間，放了一張天然幾，底下兩張花梨木桌子，兩旁八張太師椅，四張茶几，都是紫檀木雕花的。上首擺了一張炕牀，下首的屏風是開著通上房的。中間掛的對子，上款是「西卿仁弟之屬」，下款是「墨亭汪鳴鑾」。兩旁壁上，雜七雜八掛著些翰苑分書的單條。濟川合張先生在那中間椅子上坐定，等了好一會，那管家出來說：「請！」濟川囑咐張先生在花廳上少待，就跟了那管家走進去。

原來花廳背面，一式也是三間，一間走穿，兩間有四扇屏窗隔開，高挑軟簾，料想裡面是間書房。濟川再走進去，原來一排五間房子，一邊有兩間廂房，一邊走廊。由那走廊繞進，便是上房，卻一色的大玻璃窗，紅紗遮陽。中間屋裡，上首擺了個觀音香案，黃紗幔兒，檀來之香，繡繞幔外，他姨母正跪在蒲團上念高王經哩。濟川在家侍奉母親慣了，曉得經不念完，是不好合人說話

的，便也不敢上去叩見，呆呆的站在當地。只見他姨母一面唸經，一面卻把頭朝著濟川點了兩點，是招呼他坐的意思。少停，房門裡簾子一掀，一個老媽領了一個五六歲的孩子出來，向濟川磕頭，叫表叔。那老媽又問姨太太好。

此時濟川的姨母經已念完，濟川上去拜見他姨母，問了他母親一番，非常親熱。叫人把他安置在外書房，就要自己出去料理。

濟川道：「外甥會去招呼的，花廳上還有送外甥來的一位張先生哩。」他姨母叫丫鬟出去，傳諭家人倒茶、打臉水，安置牀鋪，又罵他們說老爺不在家，就那般偷懶，客來了也不招呼，仔細老爺罵你們。濟川要見表嫂，內裡傳說有病，不能出來相見。然後濟川退到外面，有人領了他同張先生到外書房裡去。

原來這外書房在花廳旁邊，另外一重門，南北相對兩間，裡面還幽靜。窗前兩棵芭蕉，一棵桂樹，可惜開的不盛，也有些香氣撲來。書桌旁有一個書架，上面擺的紅紙簿面的是舊結紳，黃紙簿面的是舊硃卷。家人正在添設牀鋪，恰好行李小廝已到，就拿來一一安放妥當。書童住了對面一間。濟川歇息一回，正想到上房去合姨母說話，只聽得外邊一片聲喧，家人報道：「老爺回來了！」又聽呀的一聲，大門開了，有轎子放下的聲音，有老爺叫「來」的聲音，有家人答應「是、是」的聲音。濟川暗道：「我這表兄又不是現任做什麼，為什麼鬧成這個派兒？住在他家，看他這種惡毒樣子，如何看得慣呢？既到此間，也叫無法，只索耐幾天罷。他既到家，我應先去拜他。」就約張先生同去。張先生一向在買賣場中混慣，沒有見過官府排場的，有些拘束，不願意去見。濟川道：「我們住在這裡，能不合他見面嗎？你雖然就要回去，也得住一半天兒。」張先生沒法，只得同了濟川，叫小廝先把片子去回。他家人進去了半晌出來道：「老爺說，請在簽押房裡見。」於是領濟川二人進去，原來這簽押房就是那花廳背後兩間，掀簾進去，表兄迎了出來，滿面笑容的招呼。濟川正想作揖，看他表兄的腿勢卻想請安，濟川無奈，只得也向他請安，那腿卻是僵的，遠不如表兄那個安請得圓熟。張先生更是不妥，一個安請下去，身子歪得太過了，全體撲下，把他表兄頸上掛的蜜蠟朝珠抓斷了，散了滿地。

原來他表兄赴席回來，知有遠親來到，尚未卸去冠服，不料遇著張先生，給他個當面下不去，就罵家人道：「狗才！還不快揀起來！」那張先生的臉兒紅的同關公一般，覺得自己身子沒處安放。他表兄又分外謙恭，請他們炕上坐。濟川還想推辭，張先生卻早已坐下了。他表兄又送茶，張先生忙著推辭，又險些兒把茶碗碰落。濟川謙道：「我們作客的人，衣帽不便，實在不恭之至，表兄也好寬衣了。」他道：「表弟大客氣了。愚兄在官場應酬，那衣帽是穿慣的。也罷，今兒天晚了，料想沒得什麼客來拜我了，換了便衣，我們好細談。至親在一處，不可客氣。」濟川正要回答，只聽他叫了一聲「來！」猶如青天裡起了一個霹靂。張先生正端茶在手要想吃，不防這一嚇，把手一震，茶碗一側，把茶翻了一身，弄得一件銀灰繭綢夾衫面前濕了一大塊，忙把袖子去擦，那裡擦得乾。那位司馬公卻正看著家人們理花翎，不曾瞧見，回轉頭來，方見張先生衣服潮了一大塊，就道：「老兄衣服濕了，穿不得。來！拿我的湖經衫給張老爺穿！」家人領命去拿了接衫來，張先生只得換上，殊嫌短小，弄成出把戲的猴子一般。司馬公又道：「官場應酬，總要從容些。記得那年有一位新到省的知縣，去見撫台，只因天熱，這知縣把扇子盡扇。撫憲想出一個主意，請他升冠寬衣，他果然探了帽子，脫了衣服，仍然搨扇子。撫憲請他赤膊，他不肯。撫憲道：「這有什麼，天熱作興的。」他倒也聽話，果然脫光了。撫憲端茶，底下一片聲喊『送客』。他慌了，一手拿著帽子，一手挾了衣服就走。不到三天，撫憲把他奏參革職。你道可怕不可怕？所以愚兄於這些禮節上頭，著實留心。」司馬公說這幾句話不打緊，只把一個生意本色的張先生，羞得無地能容，什麼作客，直頭是受罪。濟川臉上也覺得不好看。他表兄更是妙人，衣服換過，靴子仍套在腿上，一個呵欠，煙癮發作。那些管家知道他應該過癮的時候，早把煙盤捧出，搬去炕桌，兩人只得讓他躺下吃煙。他表兄道：「我們一家人不客氣，愚兄因病吸上了幾口煙，時常想戒，恐其病發不當頑的，只得因循下來，表弟可喜歡頑兩口嗎？」濟川生平最恨吸鴉片。

他道：中國人中了這個毒可以亡種的。往時見人家吸煙。便要正言厲色的勸，今見他表兄也是如此，益發動氣。又聽他問到自己，就扳著臉答道：「不吸。小弟是好好的不病，為什麼吸煙呢？」他表兄覺著口氣不對，有些難受，便亦嘿嘿無語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